

第七十二回 成宗欲斬鄺丞相 太后恩赦孟千金

卻說成宗欲斬孟麗君，武憲王奏曰：「孟氏因欲守節救夫，故求取功名，亦出於無奈，非無故賣弄才學，念自出任以來，並無過犯，且有功勞，況臣兒前曾立願，須會孟氏方敢與劉氏成親，至今尚未合枕，孟氏若死；臣上門後嗣豈不斷絕？乞陛下下恩赦。」孟士元亦跪奏曰：「臣女為因守節，無奈欺君，臣妻溺愛此女，自前日雲南假孟氏面君之後，臣妻即臥牀不起。乞陛下格外施恩，赦免臣女性命，以救臣妻。」孟嘉齡亦奏稱：「老母溺愛此女，自雲南假孟女欽限月內完親，老母至今臥病恢恢。今若誅斬臣妹，老母慘女過甚，勢必亡身。務乞陛下思赦二命，舉家盡沐聖恩。」孟士元再奏道：「臣女若死，臣妻必亡；臣兒嘉齡性頗純孝，慘母憐妹，定要喪命！滿門性命，豈不斷送？還乞恕罪，賜婚沫思，仰洪恩於無際。」當下又有門生翰林餘瑤、崔攀鳳、裘惠林等為首，俱跪下曰：「孟氏雖摧重罪，奈臣等俱受他提拔之恩，乞陛下開側隱之心，赦其死罪。」帝大怒曰：「爾等俱係一己之私，均非正論，正法自古無親，豈容御情？」傳旨著武士押出。

鄺相視死如歸，步出午門候斬。當下忠孝王更加著急，肘膝上前，欲行再奏，奈久病心虛，仰面一交，暈絕於地，牙關緊閉，雙頰泛白。老王神魂飄蕩，抱住哭曰：「孩兒快快醒來，若有差池，為父的命亦不保，如何是好！」成宗亦驚駭，著內監速取人參前來護救。內監忙取一文人參，納在少王口中，一會兒悠悠醒轉，帝心方安。只見內監奏曰：「太后赦書到了！」原來皇后天色未明，即到萬壽宮奏知太后，說鄺相早間奏請天子改裝，恐天子責罪，求太后恩赦。太后曰：「孟氏節烈，朝廷必定曲從，況念其救我之恩，怎敢責罪。」皇后甚不放心，即著內監往大殿打聽。不一時內侍報李相押出午門候斬，群臣求情不准。太后搖頭曰：「不信朝廷如此執法，大為不該。」皇后奏曰：「前孟氏救臣婦一家，若有差池，臣婦萬世被人唾罵，伏乞太后赦救。」太后曰：「不必憂慮。」即著內監草詔，念孟氏救太后恩重，開赦死罪，用印封好；內監飛奔上馬，至大殿下馬，上前奏曰：「今奉太后麟旨，貽赦孟氏無罪。」帝忙取赦書看過，自思我為自己私情，一時盛怒，孟氏實不該死罪。但爾不念朕為他冒雨衝風，實是薄情，今若開赦，反被孟氏譏笑。即傳旨：「今念太后旨意，將孟氏且囚在牢，三日後取斬。」武士領旨，把鄺相押入天牢。獄官念孟氏平日正直無私，又兼勢力如山，開去鎖鑰。按鄺相自知必受牢獄之災，早間即帶榮發跟隨，故當下有榮發服侍。又牢官另辦一間上房，與他二人安歇。

且說天子退朝，孟士元父子忙到天牢探問，獄官接入上房，父子相見坐下，士元慰曰：「今朝廷雖限三日後處決，女兒不必介心，三日後我等自當保救。」孟灰暗笑，我豈不知大命無妨？乃囑曰：「爹爹回家，切莫說女兒囚禁三日後處決之言，恐傷母心，反為不妙。」士元稱是。父子囑托獄官小心照顧，自有重謝，獄官領命。父子回府，韓氏迎問曰：「女兒改裝事如何？」士元曰：「往常天子聖明，早間只說處斬；三日之後必要開赦。」細把早間之事一一說明：「諒不妨事。」韓氏終不放心。且說梁相早間不曾入朝，令人打聽，報忠孝王昏絕，鄺相囚禁等情，素華哭曰：「兒母素受孟小姐大恩，小姐若果有失，女兒誓不獨生。」梁相慰曰：「孟氏既禁天牢，性命諒必不妨，你可只管放心。」素華入內，忙取鋪蓋並銀錢人參，令那當家人送入天牢，交榮發收入應用。孟氏感歎曰：「真正妻子恐亦無此真心，真待我不錯。」按下慢表。

再說老王父子回府，太郡與蘇大娘便迎問早間事情，老王說明備細。江三嫂暗自埋怨劉氏曰：「爾用妙計奏請皇后驗明，今蘇映雪亦在爾之上，豈不自招其禍麼？」小姐曰：「如今只好聽天由命，不必埋怨。」且說太后在宮，內監回報天子把鄺相囚入天牢，三日後提斬，太后對皇后曰：「御婦懷孕，久坐辛苦，可回宮將息。孟氏一節，俺家必令朝廷開赦。」皇后奏曰：「孟氏恩大，若不開赦，臣婦無心回宮。」至午正時分，成宗回宮，太后忙令宣進。成宗入宮，太后令與皇后行夫婦之禮，而後賜坐。帝問曰：「孟氏變亂陰陽，有罪該斬，母后緣何恩赦？」太后笑曰：「國家祥瑞，故出此女公卿。況我等得生，盡他所賜，又能守節，生死不怕，屢立大功，憑宜開赦，與忠孝王成親；何故反將囚禁天牢？實為不該。」帝無可奈何答曰：「且待來日開赦吧！」皇后謝恩回宮，帝亦回偏殿批案去了。鄺相在天牢中，素華令人送來酒飯。孟氏對榮發曰：「昨居首相，今在牢中，人生一世，事如春夢。」主婢傷感，不表。

且說成宗次早無事，亦不臨朝，自思朕為私情把孟氏囚禁，然孟氏真是節烈，若不開赦，難以服眾。即便草詔，令內監往天牢開赦孟氏。內監奉詔到天牢口下馬，宇官忙備香案，鄺相接詔：奉天承運後皇詔曰，茲爾鄺相，女扮男裝，恭居宰相，有虧名教，本當處決，以示創懲。緣爾素嫻醫術，曾救慈危，茲奉皇太后魏旨，概從免譴，用是盡孝道特昭格外之恩，動種憐默運好生之德。孟氏仍著孟士元領回，仍配皇甫少華為王室，八月十五日成親。從此順協坤常，妻道原從臣道；流輝彤管，宜室自必宜家。毋廢朕命。其雲南假孟氏，一體赦免無罪，將聘禮亦還王府。欽哉。

當下孟代謝恩，內監帶詔往項員外處前來。按項南金自聞孟氏改裝，深恨自己不守本份，以致失臉，緣父子俱有來歷，難以逃走，只得候旨領罪。及見詔書，令還聘禮，深感聖恩，只得求安知縣代還尹上卿交與王府。安知縣因受過項厚禮，故不翻面，遂去交還。項員外痛恨侯五夫妻多方煽惑，以致求榮反辱。後來番國王子差官來到雲南求女為妃，項南金遂往番國為妃，此是後話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孟士元聞得女兒開赦，滿門大喜，忙令家人押了二乘轎子，來到天牢，接主婢二人回家，男封一百兩銀子謝了獄官。孟氏與榮蘭上轎，到後衙，韓氏抱住女兒垂淚。孟氏回歸繡房；改扮女裝，出來相見。方氏問曰：「姑娘諸事伶俐，因何尚未穿耳？」韓氏笑曰：「只因姑娘自小怕痛，一向未穿，今已長成，不穿耳不成女兒。」即代女兒穿好，帶上耳環。孟氏對父兄曰：「爹爹與哥哥當速請武憲王父子，同往拜謝梁相平日厚待及女兒不上朝淨諒之恩。況梁相之女蘇映雪妹妹與我同約，願事皇甫郎，必須預先說明，方有著實。」士元曰：「此言極是。」孟士元父子當即上轎，來到王府，老王父子接見坐下，士元說明當去拜謝梁相等情，老王喜曰：「正當如此。」父子上轎，一同起身，不表。

且說素華自孟氏打入天牢，哭泣不止，梁相憐其節義，百般苦勸。是日女婢來報，太師有請。素華步出花廳，拜見父母，在旁坐下。梁相曰：「方才聖上詔赦孟氏，准其改裝，定於八月十五日完婚，女兒可免悲傷了。」素華曰：「女兒立願要同小姐共事一夫，望爹爹撮合。」梁相曰：「且待老夫具奏主上，與孟氏同為王室何如？」素華曰：「女兒不敢過望。」正在言談，女婢報曰：「把門人報稱孟士元父子並忠孝王父子要面見家爺。」梁相大喜，穿上公服，出去迎接，四位大臣，齊到後堂。梁相見了，忙請上坐。素華曰：「臣女素華，因孟氏入天牢，日夜啼哭，望見家爺，伏乞憐憫。」梁相曰：「你且坐下，待我與你父兄面議。」素華曰：「家爺，臣女素華，因孟氏入天牢，日夜啼哭，望見家爺，伏乞憐憫。」梁相曰：「你且坐下，待我與你父兄面議。」素華曰：「家爺，臣女素華，因孟氏入天牢，日夜啼哭，望見家爺，伏乞憐憫。」

「小女一向欺瞞老太師，又蒙太師不責其罪，恩同山嶽，愚父子特來謝罪。」當下士元父子連忙跪下。老王父子亦即跪下曰：「媳婦有欺太師，愚父子特來請罪。」梁相忙跪下曰：「老夫一向昏迷，前在金霧殿上力辯冒犯，列公今日反蒙過禮，心實不安。」五人對拜畢，各各坐下，家人獻茶。梁相笑曰：「不意二女性凜冷霜，誓同花燭，吾得忠孝王為婿何幸如之。待老夫具奏賜婚。」少王謙詞曰：「小姓一介庸夫，怎敢有誤貴千金小姐。」梁相曰：「這乃鳳世決緣，何必過於謙抑。」老王與孟士元一齊起謝曰：「既蒙老太師厚恩，請高坐受拜。」忠孝王忙移一把太師椅放在當中，忙扶梁相坐下，倒身拜了八拜，梁相方才扶起少王，又與老王孟士元行了親翁禮，然後坐下。梁相曰：「老夫長女于歸，諸事簡便，今次女出閣，必要熱鬧廣番，方遂我願。」兩下說了些醉話，而後辭回府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